



各界看自焚造假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震惊中外的嫁祸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惨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为七名。随后，法轮功学员指出天安门自焚的多处造假之处，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仇恨，阻止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和平抗议，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导充斥着拙劣的造假。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些都说明，自焚是中共炮制的伪案。

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显然，这场所谓的“自焚”是中共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中共精心策划了“自焚”事件，但是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它无法摆脱的梦魇。以下是各界人士对“自焚”的谈论。

英国外科医生谈“自焚”造假
我是外科医生，“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出于职业敏感，我特别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的自焚过程和对伤者救治情况的全部镜头以及后续治疗过程的报道及图片。这里将几个明显的医疗救治疑点记录下来，供大家审视思考。

疑点一、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
以缓释巨热和剧痛，王进东却仍坐地轻松自如。

每一个被烫伤或烧伤过的人都了解那种痛苦，更何况烈焰焚身时的巨大痛苦。故自焚者在疼痛、窒息及热浪包围下多以奔跑来缓解痛苦。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的录像中，自焚者近乎癫狂地狂奔、尖叫直至倒地的表现才是正常的，绝非天安门自焚者所表现出来的轻松自如。

疑点二、重烧伤病人极易感染，
理应无菌隔离，记者不穿隔离衣，还近距离采访？

医院对烧伤患者要严格隔离消毒，医务人员也应少进少出，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手拿话筒进行现场采访呢？

政法委科长：我们事先就知道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强制洗脑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一月二十一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一月二十三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

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透露“自焚”内幕

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高级官员曾经向他提供消息指出，王进东二十三日自焚，贾春旺二十二日就知道消息；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罗干曾经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所以说，单单从自焚走漏消息这一点就能确定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才盖上灭火毯。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的意欲栽赃法轮功的丑剧。

国际揭露骗局 中共丑行曝光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IED 的声明说：“中国政府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

声明中说，“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二零零一年八月六日的报导，（中国）政府承认已经正式批准动用暴力以消灭法轮功。该政权拿出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供派发。”面对确凿证据，中国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

长春两次大型集体炼功

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来长春视察吉林省长春市全民健身运动开展情况。相关部门联系法轮大法辅导站，于5月13日在长春市文化广场举行万人晨炼活动。庞大的炼功阵容，优美、舒缓的炼功动作使参观者在整个视察过程中笑容满面。

1999年1月17日，为迎接九冬会的召开，相关部门联系法轮功在长春市南岭体育场举行大型集体炼功活动。时值严冬，零下十几度，还刮着大风，法轮功学员几千人的队伍整齐、祥和，一家长春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并报道了法轮大法在长春弘传的盛况。被采访的有军人、老教授、博士生等，法轮功学员们的宁静安详，平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修者风范，让记者也十分敬慕与钦佩。

如何组织的？

也许有人问：这么多人的集体炼功是如何组织的呢？

一位长春法轮功学员对98年一次万人炼功活动回忆道：

“98年冬天，法轮功功友通知我周日早八点到五环体育场集体炼功。那天，我骑自行车上路，看到南来北往的人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往那去，平时清静的大街顿时热闹起来。人行道上全是人，象电影散场似的那么多，慢车道上自行车更是无数，快车道上各种车辆、大客车、小客车、面包车、轿车，公共汽车不是这路的也都开过来了，原来是集体包的车。还有农民赶着大马车，开着拖拉机、坐着三轮车、摩托车、打出租的，有的还互相打着招呼，象过节一样热闹。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一会儿，整个广场站满了人，大家各自找了一个位置，随着炼功音乐的响起，都自觉地站好了队，真是比受过训练的军队都整齐”。（《历史画面：壮观的万人大炼功》）

从上文的记述可以看出，人们是自发参加这些活动的，因为法轮功是修炼团体，辅导站松散管理，不存钱、不存物，不搞经济实体，只是义务组织大家读书和炼功，通知一下炼功地点，学员去不去自便。法轮功团体没有花名册，辅导站对学员没有任何约束力。每个真修大法的人，都用“真善忍”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历史回顾：从万人大炼功到万人大上访



图：一九九八年五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集体大炼功

人们修炼后身心受益，自然愿意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当集体炼功时，大家都会自发前往。这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表现，不同于世间的任何组织手段。

万人大上访

法轮大法的修炼是自由的，万人大炼功如此，万人大上访同样是如此。当法轮大法遭到恶意迫害时，99年4月25日，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抱着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理性态度，走入了信访办。学员上访提出三点希望：1、释放被抓学员。2、保证宪法赋予的合法炼功环境。3、恢复出版法轮功书籍。

在那之前的4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逮捕法轮功学员，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学员们让出人行道，上万名学员沿着府右街配合警察的指挥一直站到了北海，这种被公安引导而呈现的包围之势被中共喉舌媒体污蔑为“围攻中南海”。虽然有上万人，但大家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周围交通顺畅，秩序井然。当日，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直接关注下，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干干净净一片纸屑都没有。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4·25”上访被称

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但是江泽民对这样一群人、这样的举动却不能容忍：他把这种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修炼群体所表现出的高尚言行，说成是“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当晚，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写信，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七年后，这封信被收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公开出版发行，并加上标题“一个新的信号”，成为江泽民以个人独裁方式主导迫害法轮功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今天，法轮大法已经传至一百多个国家，世界各地的大型集体炼功场面时常可见，法轮功修炼超越文化、种族、政治的界限，展现出的巨大道德力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欢迎，至今获得各国褒奖一千多项。

在加拿大，总理哈珀于二零一一年五月法轮大法传世十九年之际，给大法学会发出贺信，赞扬法轮大法长期以来与加拿大社会分享“真、善、忍”理念。多位联邦部长、省市政要也纷纷称赞法轮大法修炼者长期弘扬“真善忍”理念，启迪世人，造福社会，为加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劳工部长蕾特在贺信中说：“自从九二年传世至今，法轮功对和平、宽容、和谐等理念坚持不懈的弘扬，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马三家劳教所警察行凶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狱警于江, 警号 2108213, 三十七岁左右, 身高不到一米六十, 现任一所三大队管教大队长。自二零零八年九月以来, 伙同一所所长高洪昌等人, 直接指挥并亲自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是该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者, 也是马三家公认的最恶最狠的“打手”之一。

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他亲手实施的迫害手段就包括: 上大挂、绑死人床、抻床、八十万伏电棍电击、把报纸点燃之后用烟熏法轮功学员口鼻、多日不让睡觉等。在从事迫害勾当的同时, 他还不择手段向被关押者及其家属勒索钱财, 少则几千, 多则几万, 据为己有。

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反迫害

于江肆无忌惮的虐待与酷刑折磨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坚决抵制。西安法轮功学员孙毅曾经被于江当众毒打, 致使他左耳被打穿孔, 又因绝食抗议, 他被于江等人用医用开口器撑嘴七、八个小时, 致使他的嘴在拿下开口器后还好长时间合不拢。于江给孙毅连续五天五夜“上大挂”、上“抻床”, 从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到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历时三个多月一直把孙毅铐在“死人床”上, 几次把孙毅摧残到奄奄一息, 但孙毅仍不屈服, 坚持抵制迫害。

一个没有任何罪错的人表现出如此的铮铮铁骨, 和其他坚持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表现出来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 在马三家警察与普教犯人中产生强烈震撼。同时孙毅的家属和聘请到的律师一直坚持不懈地向中共相关司法机构不停控告、要人, 并且坚持到劳教所来和狱警们“讲法律”, 据理力争。迫使当地检察院受理了孙毅家属依法维权的案子, 立案后, 马三家劳教所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 不得不同意家属与孙毅见面。

在检察院到劳教所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时, 马三家劳教所虽然卑鄙地采取了清理现场、毁灭证据、安排人作伪证等应付措施, 但于江被调查, 孙毅从上大挂的刑具上被放下来, 直到出狱, 狱警们没再敢用酷刑折磨他。所有这些, 从新燃起了马三家被迫害的人们依法维护自己基本人权的勇气与希望。

警察以电击和抻床折磨林永旭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初, 为应付辽宁省劳教局的年底检查, 于江等中共狱警强迫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写所谓“思想汇报”, 搞是否“转化”的答卷测试。来自辽宁营口的法轮功学员林永旭明确向于江表示不能按他们的要求回



■中共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种种酷刑: 老虎等、暴力毒打、死人床(也称五马分尸)、电棍电击、抻床、吊铐、灌食(鼻饲)、铁椅子、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野蛮灌食、电棍殴打等

答。当晚于江(后来又加上马三家一所所长高洪昌)就带着王瀚宇、王飞等狱警开始对林永旭进行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残酷迫害。

林永旭, 四十多岁, 大学文化, 原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设计工程师, 现任珠海格力空调工程师。二零零九年二月, 林永旭和妻子二人回老家辽宁探亲过年, 年后回广东途中在北京转车, 被中共警察绑架, 后被强行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劳教两年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初这天, 先是于江和王瀚宇各持一根电棍(于江拿的电棍电压高达八十万伏)对

林永旭实施电击, 隔着厚厚的棉衣竟把林永旭身上电出很多火烧烫伤那样怵目惊心的伤痕。一直不停地电击了两个多小时。于江提议: 干脆申请个(死亡)名额, 干死他算了。

到了夜里十二点多了, 看软硬兼施都没有效果, 于江等四个警察, 加上两个值班的劳教共五、六个人一起将林永旭固定到抻床上。抻床是于江等马三家警察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经常使用的一种酷刑, 被迫害人的脚被绑在床脚上不能动弹, 手腕用手铐铐在双人床上部的横梁上, 然后在背部用一个绳子或布带使劲的往下拉后背, 这样一拉一抻, 肩关节、腕关节、膝关节和大腿肌肉同时撕裂般剧痛。因全身都被捆绑, 尽管痛得撕心裂肺, 却无法动弹, 真是生不如死。为了不留痕迹, 他们先给受害人手腕上套上一层厚棉布套, 然后再铐手铐, 这不是他们发善心, 而是这样一来手腕不会被手铐铐出割压伤痕, 对外看不出迫害的印记, 可是却能将人的胳膊和腿都拉伤抻废, 几分钟下来, 受刑者就大汗淋漓, 惨叫不断。

在抻床上, 王瀚宇还不停的往前拉铐着林永旭的手铐, 使其更加痛苦; 而王飞则用另一只手铐上的铁柱使劲的压林的手背, 手背上凹下去一个很深的坑, 也是想让受害人更加痛苦。就这样, 前后抻了两个多小时。东北十二月份天已很冷, 特别是后半夜更冷, 可是剧烈的疼痛让林的全身都湿透了。脸上的汗水和着涕泪一滴滴的往下淌, 几近昏厥, 他们才将人放下, 此时, 林的全身已瘫软如泥, 动弹不得, 神志也不清醒……

警察于江遭“调查”

然而, 马三家劳教所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坚持不懈地依法控告、上访、检举等反迫害, 终于令马三家内的罪恶狱警受到查处。从二零一一年一月初开始, 在各界压力下, 马三家劳教所越过于江, 又任命狱警王瀚宇为所谓管教副大队长, 等于在于江身边又增加了一个几乎同样职责和权力的人。(转第4版)

炼法轮功治好了我的晚期癌症

我是河北人。曾是一名省级优秀教师，四十九岁病退，是做过四次手术的癌症患者（十六种癌症中最毒的那种）。本县医院、市医院、北京301医院和307医院都有我的病历和手术档案。

几次手术和多次治疗，不但没有把病治好，反而病情日益恶化，我精神与身体均处于崩溃的边缘。反复的化疗、放疗、手术，再加上昂贵的药费，使我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变的一贫如洗，不仅把自家的积蓄花光，还借了很多的外债。

多次的化疗，使我的骨头都酥了，头发也掉光了。放疗，把前胸、后背都烤焦了。最后专家说：“你浑身都是癌细胞了，回家养着去吧。”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万念俱焚，身体的创伤和心灵的打击，当时的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想泪水就湿透衣衫。家人看到我活受罪，只能是暗自垂泪。每当回忆这段往事，就不寒而栗，令人心碎。

一九九六年出医院不到两个月我就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浑身骨头疼痛。想想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和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如何生存？我几次哭得昏死过去。在极度的痛楚中，一秒一秒的等待死期的到来。

一九九七年春天，正当死神向我招手之时，好心的堂姐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当时因为体力不支，无法炼功。姐姐说：“只要你学法、修心，按照书中说的去做，就能祛病健身，师父就给你净化身体。”姐姐走后，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后来又请来了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带。

学法不久，有一次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心想：“我听师父的话，不把自己当成病人，我是炼功人。”就这一念，奇迹发生了：因身体十分虚弱，我刚要躺下休息。突然感到全身不能动了，眼也睁不开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心里很明白，就是说不话。家中又没有别人，这时我突然想到有危急时应当喊师父，师父一定会管的。可哪喊得出



来呀！心里干着急舌头打不了弯。喊了好长时间，才断断续续地喊了三声：“师父！”当时就觉得有东西，扇形的把我动手术的地方扫了一下，顿时感觉全身象中电一样麻到了脚尖。呆了一会儿，我的胯也被扫了一下，同样的感觉。虽然我说不了话，但心里非常明白，我想：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杀死全身的癌细胞。想着想着，眼泪情不自禁的淌了下来。

我哭啊哭啊，幸福的哭着，几分钟过后，我醒了过来。试一试，也能起来走路了！当时我激动的心情真是无言以表，拿毛巾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当时我发了一愿：誓死跟师父坚修到底！师父没吃我一口饭、没喝我一口水、没有要我一分钱，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我愿尽我的所能报答师尊。

我老家的人们知道这消息后震惊了，说法轮功太神奇了！纷纷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也组织了学法点。半年后，我骑车回家了（三十里路），乡亲们看到我，真象换了一个人似的。炼功点由原来的二十多人猛增到八十七人，整个院子都满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自中共迫害法轮功，我以亲身经历证实大法，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因我单位和教委是什么所谓的模范重点单位。说我给他们“惹祸”了，就把我关进了看守所和洗脑班。我在里边不背监规、不排队、不打报告。我说：“我们不是犯人。只是说了几句公道话，你们连我这样死里逃生的人都不放过，人性何存？”

现在我们全家都认同大法，做了“三退”（即退党团队）。丈夫和我一起讲真相、劝“三退”，还不时的喊“法轮大法好”，他说总有一天大法和大法弟子会使世人刮目相看的。◇

《马三家劳教所恶警行凶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接第3版）于江顿感处境不妙。

大约四月份左右，辽宁省纪委以及当地检察院来人调查其经济和暴力违法问题。不久，一名多次被狱警和劳教“四防员”殴打和折磨过的普教被调离，显然是想回避调查，以免证据对狱警不利。此后，于江也越来越低调。至六月份以后，于江已较少在法轮功学员面前露面，一些针对法轮功的具体事务开始由王瀚宇出面，不论是警察还是“四防员”，对法轮功学员也越来越收敛了，打骂显著减少。

邪恶源头是中共，迫害与反迫害仍在继续

二零一一年二月至三月左右，抚顺清原县法轮功学员程秀昌和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李立新被非法关押到三大队。程秀昌刚来时，拒绝抄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拒绝穿劳教服，拒绝进食。程秀昌遭到了警察和“四防”（被警察利用做打手的普教人员）的野蛮毒打，第二天不得不送进医院治疗。此后，狱警指使两名普教人员夹控程秀昌，白天在车间奴役劳动，晚上在大厅罚站到夜里十一点。程秀昌绝食反迫害，晚上别人休息后，一中队狱警王卓琳却命令程秀昌原地不停踏步，让程不停地走几个小时。一名叫钟辉的夹控还打程的耳光、用脚踢他，把程的头紧紧地按在冬天冰冷的墙壁上，狱警却纵容不管。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李立新也因始终不抄写“三书”，被在大厅罚站、打耳光；还有一次因李立新坚决不唱中共的洗脑歌曲被打耳光。

此外，黑山法轮功学员王海辉，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再次被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王海辉二零一零年七月底才从马三家解除劳教，这次因为张贴真相传单再次被送进来迫害。他在进劳教所之前，在看守所时就开始绝食，到马三家后继续绝食反迫害，马三劳教所每天给他进行灌食。

只要中共的迫害存在一天，法轮功学员们各种形式的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就将坚持一天，不会停止。◇